

清史稿

(民国)赵尔巽等纂

清史稿卷一 本纪第一

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，姓爱新觉罗氏，讳努尔哈齐。其先盖金遗部。始祖布库里雍顺，母曰佛库伦，相传感朱果而孕。稍长，定三姓之乱，众奉为贝勒，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，号其部族曰满洲。满洲自此始。元于其地置军民万户府，明初置建州卫。

越数世，布库里雍顺之族不善抚其众，众叛，族被戕，幼子范察走免。又数世，至都督孟特穆，是为肇祖原皇帝，有智略，谋恢复，歼其仇，且责地焉。于是肇祖移居苏克苏浒河赫图阿喇。有子二：长充善，次褚宴。充善子三：长妥罗，次妥义谟，次锡宝齐篇古。

锡宝齐篇古子一：都督福满，是为兴祖直皇帝。兴祖有子六：长德世库，次刘阐，次索长阿，次觉昌安，是为景祖翼皇帝，次包朗阿，次宝实。

景祖承祖业，居赫图阿喇。诸兄弟各筑城，近者五里，远者二十里，环卫而居，通称宁古塔贝勒，是为六祖。景祖有子五：长礼敦，次额尔衮，次界堪，次塔克世，是为显祖宣皇帝，次塔察篇古。时有硕色纳、加虎二族为暴于诸部，景祖率礼敦及诸贝勒攻破之，尽收五岭东苏克苏浒河西二百里诸部，由此遂盛。

显祖有子五，太祖其长也。母喜塔喇氏，是为宣皇后。孕十三月而生。是岁己未，明嘉靖三十八年也。

太祖仪表雄伟，志意阔大，沈几内蕴，发声若钟，睹记不忘，延揽大度。邻部古勒城主阿太为明总兵李成梁所攻，阿太，王杲之子，礼敦之女婿也。景祖挈子若孙往视。有尼堪外兰者，诱阿太开城，明兵入歼之，二祖皆及于难。太祖及弟舒尔哈齐没于兵间，成梁妻奇其貌，阴纵之归。途遇额亦都，以其徒九人从。

太祖既归，有甲十三。五城族人龙敦等忌之，以畏明为辞，屡谋侵害，遣人中夜狙击，侍卫帕海死焉。额亦都、安费扬古备御甚谨，尝夜获一人，太祖曰：“纵之，毋植怨也。”使人愬于明曰：“我先人何罪而歼于兵？”明人归其丧。又曰：“尼堪外兰，吾仇也，愿得而执之。”明人不许。会萨尔虎城主诺米纳、嘉木瑚城主噶哈善哈思虎、沾河城主常书率其属来归，太祖与之盟，并妻以女，于是有用兵之志焉。是岁癸未，明万历十一年也，太祖年二十五。

癸未夏五月，太祖起兵讨尼堪外兰，诺米纳兵不至，尼堪外兰遁之甲版。太祖兵克图伦城，尼堪外兰遁之河口台。兵逐之，近明边，明兵出，尼堪外兰遁之鹅尔浑。兵出无功，由于诺米纳之背约，且泄师期也。杀诺米纳及其弟奈喀达。五城族人康嘉、李岱等纠哈达兵来劫瑚济寨，太祖使安费扬古、巴逊率十二人追之，尽夺所掠而返。

甲申春正月，攻兆佳城，报瑚济寨之役也。途遇大雪，众请还。太祖曰：“城主李岱，我同姓兄弟，乃为哈达导，岂可恕耶！”进之，卒下其城。先是龙敦唆诺米纳背约，又使人杀噶哈善哈思虎，太祖收其骨归葬。六月，讨萨木占，为噶哈善哈思虎复仇也。又攻其党讷申于马儿墩寨，攻四日歼之。九月，伐董鄂部，大雪，师还，城中师出，以十二骑败之。王甲部乞师攻翁克洛城，中道赴之，焚其外郭。太祖乘屋而射，敌兵鄂尔果尼射太祖，贯胄中首，拔箭反射，殪其一人。罗科射太祖，穿甲中项，拔箭镞卷，血肉迸落，拄弓徐下，饮水数斗，创甚，驰归。既愈，复往攻，克之。求得鄂尔果尼、罗科。太祖曰：“壮士也。”授之佐领，户三百。

乙酉春二月，太祖略界凡。将还，界凡、萨尔浒、东佳、把尔达四城合兵四百人来追，至太兰

冈，城主讷申、巴穆尼策马并进，垂及，太祖返骑迎敌，讷申刃断太祖鞭。太祖挥刀斫其背坠马，回射巴穆尼，皆殪之。敌不敢逼，徐行而去。夏四月，征哲陈部，大水，令诸军还，以八十骑前进。至浑河，遥见敌军八百凭河而阵。包朗阿之孙扎亲桑古里惧，解甲与人。太祖斥之曰：“尔平日雄族党间，今乃畏葸如是耶！”去之。独与弟穆尔哈齐、近侍颜布禄、武陵噶直前冲击，杀二十余人，敌争遁，追至吉林冈而还。太祖曰：“今日之战，以四人败八百，乃天祐也。”秋九月，攻安土瓜尔佳城，克之，斩其城主诺一莫浑。

丙戌夏五月，征浑河部播一混寨，下之。秋七月，征服哲陈部托漠河城。闻尼堪外兰在鹅尔浑，疾进兵，攻下其城，求之弗获。登城遥望，一人毡笠青棉甲，以为尼堪外兰也，单骑逐之，为土人所围，被创力战，射杀八人，斩一人，乃出。既知尼堪外兰入明边，使人向边吏求之，使斋萨就斩之。以罪人斯得，始与明通贡焉。明岁犒银币有差。

丁亥春正月，城虎兰哈达南冈，始建宫室，布教令于部中，禁暴乱，戢盗窃，立法制。六月，攻哲陈部，克山寨，杀寨主阿尔太。命额亦都帅师取把尔达城。太祖攻洞城，城主扎海降。

戊子夏四月，哈达贝勒扈尔干以女来归，苏完部索尔果率其子费英东等、雅尔古寨扈拉虎率子扈尔汉、董鄂部何和礼俱率所部来归，皆厚抚之。秋九月，取完颜城王甲城。叶赫贝勒纳林布禄以女弟那拉氏来归，宴飧成礼，是为孝慈高皇后。

己丑春正月，取兆佳城，斩其城主宁古亲。冬十月，明以太祖为建州卫都督佥事。

辛卯春正月，遣师略长白山诸路，尽收其众。叶赫求地，弗与。叶赫以兵劫我东界洞寨。

壬辰冬十月二十五日，第八子皇太极生，高皇后出也，是为太宗。

癸巳夏六月，叶赫、哈达、辉发、乌拉四部合兵侵户布察，遣兵击败之。秋九月，叶赫以不得志于我也，乃纠约扈伦三部乌拉、哈达、辉发，蒙古三部科尔沁、锡伯、卦尔察，长白二部讷殷、朱舍里，凡九部之兵三万来犯。太祖使武里堪侦敌，至浑河，将以夜渡河，逾岭驰以告。太祖曰：“叶赫兵果至耶？其语诸将以旦日战。”及旦，引兵出，谕于众曰：“解尔蔽手，去尔护项，毋自拘縶，不便于奋击。”又申令曰：“乌合之众，其志不一，败其前军，军必反走，我师乘之，靡弗胜矣。”众皆奋。太祖令额亦都以百人挑战。叶赫贝勒布齐策马拒战，马触木而踣，我兵吴谈斩之。科尔沁贝勒明安马陷淖中，易驛马而遁。敌大溃，我军逐北，俘获无算，擒乌拉贝勒之弟布占泰以归。冬十月，遣兵征朱舍里路，执其路长舒楞格，遣额亦都等攻讷殷路，斩其路长搜稳塞克什，以二路之助敌也。

甲午春正月，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、喀尔喀贝勒老萨遣使来通好，自是蒙古通使不绝。

乙未夏六月，征辉发，取多壁城，斩其城主。

丙申春二月，明使至，从朝鲜官二人，待之如礼。秋七月，遣布占泰归乌拉，会其贝勒为部人所杀，遂立布占泰为贝勒。

丁酉春正月，叶赫四部请修好，许之，与盟。九月，使弟舒尔哈齐贡于明。

戊戌春正月，命弟巴雅拉、长子褚英率师伐安祺拉库，以其贰于叶赫也。冬十月，太祖入贡于明。十一月，布占泰来会，以弟之女妻之。

己亥春正月，东海渥集部虎尔哈路路长王格、张格来归，献貂狐皮，岁贡以为常。二月，始制国书。三月，开矿，采金银，置铁冶。哈达与叶赫构兵，送质乞援，遣费英东、噶盖戍之。哈达又私于叶赫，戍将以告。秋九月，太祖伐哈达，攻城克之，以其贝勒孟格布禄归。孟格布禄有逆谋，噶盖未以告，并诛之。

辛丑春正月，明以灭哈达来责，乃遣孟格布禄之子吴尔古岱归主哈达。哈达为叶赫及蒙古所侵，使诉于明，明不应，又使哈达以饥告于明，亦不应。太祖乃以吴尔古岱归，收其部众，哈达亡。十二月，太祖复入贡于明。是岁定兵制，令民间养蚕。

癸卯春正月，迁于赫图阿喇，肇祖以来旧所居也。九月，妃那拉氏卒，即孝慈高皇后也。始妃有病，求见其母，其兄叶赫贝勒不许来，遂卒。

甲辰春正月，太祖伐叶赫，克二城，取其寨七。明授我龙虎将军。

丙午冬十二月，恩格德尔会蒙古五部使来朝贡，尊太祖为神武皇帝。是岁，限民田。

丁未春正月，瓦尔喀斐悠城长穆特黑来，以乌拉侵暴，求内附。命舒尔哈齐、褚英、代善及费英东、扬古利率兵徙其户五百。乌拉发兵一万遮击，击败之，斩首三千，获马五千匹。师还，优赉褚英等。夏五月，命弟巴雅拉、额亦都、费英东、扈尔汉征渥集部，取二千人还。秋九月，太祖以辉发屡负约，亲征，克之，遂灭辉发。

戊申春三月，命褚英、阿敏等伐乌拉，克宜罕阿林城。布占泰惧，复通好，执叶赫五十人以来，并请婚。许之。是岁，与明将盟，各守境，立石于界。

己酉春二月，遗明书，谓：“邻朝鲜而居瓦尔喀者乃吾属也，其谕令我。”明使朝鲜归千余户。冬十月，命扈尔汉征渥集呼野路，尽取之。

庚戌冬十一月，命额亦都率师招渥集部那木都鲁诸路路长来归。还击雅挽路，为其不附，又劫我属人也，取之。

辛亥春二月，赐國中无妻者二千人给配，与金有差。秋七月，命子阿巴泰及费英东、安费扬古取渥集部瓦尔古宸、木伦二路。八月，弟舒尔哈齐卒。冬十月，命额亦都、何和里、扈尔汉率师征渥集部虎尔哈，俘二千人，并招旁近各路，得五百户。

壬子秋九月，太祖亲征乌拉，为其屡背盟约，又以鸣镝射帝女也。布占泰御于河。驻师河东，克六城，焚积聚。布占泰亲出乞和。太祖切责之，许其纳质行成，而戍以师。师还。

癸丑春正月，布占泰复贰于叶赫，率师往征。布占泰以兵三万来迎。太祖躬先陷阵，诸将奋击，大败之，遂入其城。布占泰至城，不得入，代善追击之，单骑奔叶赫，遂灭乌拉。使人索布占泰，叶赫不与。秋九月，起兵攻叶赫，使告明，降开苏城，焚其十九城寨。叶赫告急于明，明遣使为解。师还，经抚顺，明游击李永芳来迎。与之书曰：“与明无嫌也。”

甲寅夏四月，帝八子皇太极娶于蒙古科尔沁部莽古恩之女也，行亲迎礼。明使来，称都督。上语之曰：“吾识尔，尔辽阳无赖萧子玉也。吾非不能杀尔，恐貽大国羞。语尔巡抚，勿复相诈。”冬十一月，遣兵征渥集部雅挽、西临二路，得千人。

乙卯夏四月，明总兵张承胤使人来求地，拒之。令各佐领屯田积谷。秋闰八月，帝长子褚英卒。先是太祖将授政于褚英，褚英暴伉，众心不附，遂止。褚英怨望，焚表告天，为人所告，自缢死。冬十月，遣将征渥集部东格里库路，得万人。是岁，厘定兵制，初以黄、红、白、黑四旗统兵，至是增四镶旗，易黑为蓝。置理政听讼大臣五，以托尔固齐十人副之，于是归徕日众，疆域益广，诸贝勒大臣乃再三劝进焉。

天命元年丙辰春正月壬申朔，上即位，建元天命，定国号曰金。诸贝勒大臣上尊号曰覆育列国英明皇帝。命次子代善为大贝勒，弟子阿敏为二贝勒，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，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。命额亦都、费英东、何和里、扈尔汉、安费扬古为五大臣，同听国政。谕以秉志公诚，励精图治。扈尔汉巡边，执杀盗参者五十余人。明巡抚李维翰止我使者纲古里、方吉讷。乃取狱俘十人戮于境上，纲古里等得归。

秋七月，禁五大臣私家听讼。命扈尔汉、安费扬古伐东海萨哈连部，取三十六寨。

八月，渡黑龙江，江冰已合，取十一寨，徇使犬路、诺洛路、石拉忻路，并取其人以归。

二年丁巳春正月，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来朝，侍之有加礼。

是岁，遣兵取东海散居诸部负险诸岛，各取其人以归。

三年戊午二月，诏将士简军实，颁兵法。壬辰，上伐明，以“七大恨”告天，祭堂子而行。分兵左四旗趋东州、马根单二城，下之。上帅右四旗兵趋抚顺。明抚顺游击李永芳降，以为总兵官，辖辑降人，毁其城。明总兵张承胤等来追，回军击斩承胤等，班师。

五月，复伐明，克抚安等五堡，毁城，以其粟归。

七月，入雅鹳关，明将邹储贤等战死。

冬十月，东海虎尔哈部部长纳哈哈来归，赐赉有差。使犬各部路长四十人来归，赐宴赏赉，并授以官。

四年己未春正月，伐叶赫，取二十余寨。闻有明师，乃还。明经略杨镐遣使来议罢兵，覆书拒之。杨镐督师二十万来伐，并征叶赫、朝鲜之兵，分四路进。杜松军由东路渡浑河出抚顺、萨尔浒，刘綎军由南路入董鄂。侦者以告。上曰：“明兵由南来者，诱我南也。其北必有重兵，宜先破之。”命诸贝勒先行。

三月甲申朔，清旦，师行。大贝勒代善议师行所向。四贝勒皇太极言：“宜趋界凡，我有筑城万五千人，役夫多而兵少，虑为所乘。”额亦都曰：“四贝勒之言是也。”遂趋界凡。向午，至太兰冈，望见明兵，分千人援界凡。界凡之骑兵已乘明师半渡谷口，击其尾，回守吉林崖。杜松留师壁萨尔浒，而自攻吉林崖。我军至，役夫亦下击，薄明军。是时，上至太兰察兵势，命大军攻萨尔浒，垂暮堕其垒，入夜夹攻松军。松不支，及其副王宣、赵梦麟等皆死。追北到勺琴山，西路军破。是日，马林军由东北清河、三岔至尚间崖。乙酉，代善闻报，以三百骑赴之。马林敛军入壕，外列火器，护以骑兵，别将潘宗颜屯飞芬山相犄角。上率四贝勒逐杜松后队，歼其军，闻马林军驰至。上趋登山下击，代善陷阵，阿敏、莽古尔泰麾兵继进，上下交击，马林遁，副将麻岩战死，全军奔溃。移攻飞芬，上率骑突入，斩宗颜，西北路军破，叶赫兵遁。是时刘綎南路之军由宽甸间道败我戎将五百人，乘势深入。上命扈尔汉将千兵往援，戎将托保以余兵会之。丙戌，复命阿敏将二千人继往。上至界凡，邾八牛祭纛。丁亥，命大贝勒代善、四贝勒皇太极南御，遇綎精骑万余前进。四贝勒以突骑三十夺阿布达里冈，代善冒杜松衣帜入其军，军乱。四贝勒驰下会战，斩綎，又败其后军。乘胜至富察，綎监军道崔应乾以火器迎战，大风起，烟焰返射，复大破之，应乾遁，朝鲜兵降。凡四日而破三路明兵。其北路李如柏之军，为杨镐急檄引还，至虎栏，遇我游骑二十人，登山鸣螺，呼噪逐之，如柏军奔迸，践毙又千余人。甲辰，释朝鲜降将姜弘立归，以书谕其国主。

四月，逐筑界凡。遣兵徇铁岭，略千人。

五月，朝鲜使来报谢。

六月，先是遣穆哈连收抚虎尔哈部遗民，至是得千户，上出城抚之，赐以田庐牛马。上率兵攻开原，克之，斩马林等，歼其军，还驻界凡。

秋七月，明千总王一屏等五人来降，暨前降守备阿布图，各予之官。上攻铁岭，克之。是夕，蒙古喀尔喀部来援叶赫，败之，追至辽河，擒其贝勒介寨。

八月己巳，征叶赫。叶赫有二城，贝勒金台什守东城，其弟布扬古、布尔杭古守西城。分军围之，隋其郭，穴城，城摧，我军入城。命四贝勒领金台什之子德尔格勒谕降再四，金台什终不从，乃执而缢之。布尔杭古降。布扬古不逊，杀之。叶赫亡。师还驻界凡。

冬十月，蒙古察哈尔林丹汗使来，书辞多嫚，执其使。喀尔喀五部来使约伐明，上使大臣希福等五人莅盟。旋有五部下属人来归，上却之。

是岁，明以熊廷弼为经略。

五年庚申春正月，上报书林丹汗，斥其嫚。执我使臣。上亦杀其使。

二月，赐介寨子克什克图、色特希尔裘马，令其更代为质。

三月，论功，更定武爵。丙戌，左翼都统总兵官、一等大臣费英东卒，上临哭之。

夏六月，谕树二木于门，欲诉者悬其辞于木，民情尽达。

秋八月，上伐明，略潘阳，明兵不战而退，乃还。

九月甲申，皇弟穆尔哈齐卒，车驾临奠，因过费英东墓赐奠。

冬十月，自界凡迁于萨尔浒。

是岁，明神宗崩，光宗立，复崩，熹宗立，罢经略熊廷弼，以袁应泰代之。

六年辛酉春二月，上伐明，略奉集堡，至武靖营。

三月壬子，上大奉攻明沈阳，以舟载攻具，自浑河下。沈阳守御甚备，环濠植签，我军拔签猛进，明军殊死战，阵斩总兵贺世贤以下。乙卯，入沈阳。复败其援军总兵陈策等于浑河，败总兵李秉诚于白塔铺，援军尽走。庚申，乘胜趋辽阳。袁应泰引水注濠，环城列炮，督军出战，不支而退，守城楼。壬戌，我右翼军毁闸，左翼军毁桥，右翼传西城升陴，左翼闻之，毕登。明军犹列炬巷战，

达旦皆溃，袁应泰自焚死，御史张铨被执，不屈死。癸亥，入辽阳。辽人具乘輿鼓乐迎上，夹道呼万岁。命皇子德格类徇辽以南，所至迎降，兵宿城上，不入民舍。

六月，左翼总兵官、一等大臣额亦都卒，上临奠，哭之恸。

秋七月壬寅，宴有功将士，酌酒赐衣。镇江城人杀守将佟养真，降于明将毛文龙。

十一月乙卯，命阿敏击毛文龙，败之。喀尔喀部台吉古尔布什来降。明复以熊廷弼为经略。

七年壬戌春正月甲寅，上伐明，攻广宁。丙辰，克西平堡。明军三万来御，击败之，斩其总兵刘渠、祁秉忠，巡抚王化贞遁，游击孙得功以城降。庚申，上入广宁，降其城堡四十，进兵山海关，熊廷弼尽焚沿途村保而走。乃移军北攻义州，克之。还驻广宁。蒙古厄鲁克部十七贝勒来附，上宴劳之，授职有差。喀尔喀五部同来归。

二月癸未，上还辽阳。辽阳城圯，迁于太子河滨。

秋七月乙未朔，一等大臣安费~~图~~才勿古卒。

八年癸亥春正月壬辰朔，蒙古扎鲁克部巴克来朝，遣与质子俱还。

夏四月癸酉，遣皇子阿巴泰、德格类、皇孙岳托率师讨扎鲁特贝勒昂安，以其杀我使人也。昂安~~图~~摧乃~~图~~弩遁。达穆布逐之，中枪卒。我军愤，进杀昂安父子，并以别部桑土妻子归。

六月，戒诸女已嫁毋凌其夫，违者必以罪。

冬十月丁丑，一等大臣扈尔汉卒，上临哭之。

九年甲子春正月，喀尔喀贝勒恩克格尔来朝，求内迁，许之，以兵迁其民。

二月庚子，皇弟贝勒巴雅拉卒。上遣库尔禅等与科尔沁台吉奥巴盟，勿与察哈尔通。

四月，营山陵于东京城东北阳鲁山，奉景祖、显祖迁葬焉，是曰永陵。

五月，毛文龙寇辉发，戍将楞格礼、苏尔东安追击歼之。

秋八月壬辰，总兵官、一等大臣何和里卒，上闻之恸，曰：“天何不遗一人送朕老耶！”毛文龙之众屯田于鸭绿岛，使楞格礼袭其众，歼之。

十年乙丑春正月癸亥，命皇子莽古尔泰率师至旅顺，击明戍兵，隳其城。

二月，科尔沁贝勒寨桑以女来归四贝勒皇太极为妃，大宴成礼。

三月庚午，迁都沈阳，凡五迁乃定都焉，是曰盛京。遣喀尔达等征瓦尔喀，归，降其众三百。

夏四月己卯，宗室王善、副将达朱户、车尔格征瓦尔喀，凯旋，宴劳备至。

六月癸卯，毛文龙兵袭耀州，戍将扬古利击败之。

秋八月，遣土穆布城耀州，明师来攻，击走之，获马七百。命博尔晋征虎尔哈，降其户五百，雅护征卦察部，获其众二千。毛文龙袭海州张屯寨，戍将戒沙击走之。上著《酒戒》颁于国中。

十月己卯，皇子阿拜、塔拜、巴布泰征虎尔哈，以千五百人归。

十一月庚戌，科尔沁奥巴告有察哈尔之师，遣四贝勒皇太极及阿巴泰以精骑五千赴之，林丹汗遁。

是年，明使高第为经略，驱锦西人民入山海关。宁前道袁崇焕誓守不去。

十一年丙寅春正月戊午，上起兵伐明宁远。至右屯，守将遁，收其积谷。至锦州，戍将俱先遁。丁卯，至宁远。宁前道袁崇焕偕总兵满桂、副将祖大寿婴城固守。天寒土冻，凿城不隳，城上放西洋炮，颇伤士卒，乃罢攻。遣武讷格将蒙古兵攻觉华岛，夺舟二千，尽焚其军储，班师。

二月壬午，上还沈阳，语诸贝勒曰：“朕用兵以来，未有抗颜行者。袁崇焕何人？乃能尔耶！”

夏四月丙子，征喀尔喀五部，为其背盟也。杀其贝勒囊奴克，进略西木轮，获其牲畜。

五月，毛文龙兵袭鞍山驿及萨尔浒，戍将巴布泰、巴笃礼败之，擒其将李良美。丁巳，科尔沁贝勒奥巴来朝，谢援师也。上优礼之，封为土谢图汗。

六月，上书训辞与诸贝勒。

秋七月，上不豫，幸清河汤泉。

八月丙午，上大渐，乘舟回。庚戌，至爱鸡堡，上崩，入宫发丧。在位十一年，年六十有八。天聪三年，葬福陵。初谥武皇帝，朝号太祖，改谥高皇帝。累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

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。

论曰：太祖天锡智勇，神武绝伦。蒙难艰贞，明夷用晦。迨归附日众，阻贰潜消。自摧九部之师，境宇日拓。用兵三十余年，建国践祚。萨尔浒一役，翦商业定。迁都沈阳，规模远矣。比于岐、丰，无多让焉。

清史稿卷二 本纪第二

太宗一

太宗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，讳皇太极，太祖第八子，母孝慈高皇后。上仪表奇伟，聪睿绝伦，颜如渥丹，严寒不栗。长益神勇，善骑射，性耽典籍，谕览弗倦，仁孝宽惠，廓然大度。

天命元年，太祖以上为和硕贝勒，与大贝勒代善、二贝勒阿敏、三贝勒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。上居四，称四贝勒。

太祖崩，储嗣未定。代善与其子岳托、萨哈廉以上才德冠世，与诸贝勒议请嗣位。上辞再三，久之乃许。

天命十一年丙寅九月庚午朔，即位于沈阳。诏以明年为天聪元年。初，太祖命上名，臆制之，后知汉称储君曰“皇太子”，蒙古嗣位者曰“黄台吉”，音并闇合。及即位，咸以为有天意焉。

辛未，誓告天地，以行正道，循礼义，敦友爱。尽公忠，勗诸大贝勒等。甲戌，谕汉官民有私计遁逃及令奸细往来者，虽首告勿谕，后惟已逃被获者论死。丙子，谕曰：“工筑之兴，有妨农务，前以城郭边墙，事关守御，有劳民力，良非得已。兹后止葺颓坏，不复兴筑，俾民专勤南亩。满洲、汉人，毋或异视，讼狱差徭，务使均一。贝勒属下人，毋许边外行猎。市税为国费所出，听其通商贸易，私往外国及漏税者罪之。”丁丑，令汉人与满洲分屯别居。先是汉人十三壮丁为一庄，给满官为奴。至是，每备御止留八人，余悉编为民户，二处以别屯，择汉官廉正者理之。设八固山额真，分领八旗。以纳穆泰为正黄旗固山额真，额驸达尔汉为镶黄旗固山额真，额驸和硕图为正红旗固山额真，博尔晋为镶红旗固山额真，额驸顺三泰为镶蓝旗固山额真，托博辉为正蓝旗固山额真，彻尔格为镶白旗固山额真，喀克笃礼为正白旗固山额真。又设十六大臣，赞理庶政，听八旗讼狱。又设十六大臣，参理讼狱，行军驻防则遣之。乙未，蒙古科尔沁土谢图汗奥巴遣使来吊。

冬十月己酉，以蒙古喀尔喀札鲁特部败盟杀掠，私通于明，命大贝勒代善等率精兵万人讨之，先贻书声其罪，上送至蒲河山而还。癸丑，别遣楞额礼、阿山率轻兵六百入喀尔喀巴林地，以张军势。丙辰，科尔沁土谢图汗奥巴及代达尔汉等十四贝勒各遣使来吊。达朱户征卦尔察部，获其人口牲畜以归。明宁远巡抚袁崇焕遣李喇嘛及都司傅有爵等来吊，并贺即位。甲子，大贝勒代善等大破札鲁特，斩其贝勒鄂尔齐图，获贝勒巴克及其二子并拉什希布等十四贝勒而还。

十一月辛未，上发沈阳，迎大贝勒代善，师次铁岭樊河界。癸酉，行饮至礼，论功，颁赉将士。戊寅，上还沈阳。察哈尔阿喇克绰忒部贝勒图尔济率百户来归。乙酉，遣方吉纳、温塔石偕李喇嘛往报袁崇焕，且遗书曰：“顷停息干戈，遣使吊贺，来者以礼，故遣官陈谢。昔皇考往宁远时，曾致玺书言和，未获回答。如其修好，答书以实，勿事文饰。”崇焕不以闻，而令我使赉还。卓礼克图贝勒之子卫徵巴拜催其家属来归。科尔沁贝勒青巴图鲁桑阿尔齐、台吉满珠什哩各赉鞍马牛羊来吊。

十二月庚子，禁与蒙古诸藩售卖兵仗。壬戌，黑龙江人来朝贡。

天聪元年春正月丙子，命二贝勒阿敏，贝勒济尔哈朗、阿济格、杜度、岳托、硕托率兵征朝鲜。上曰：“朝鲜累世得罪，今明毛文龙近彼海岛，纳我叛民，宜两图之。”复遣方吉纳、温塔石遗书明袁崇焕，言兴师由七大恨，并约其议和，及每岁餽报之数。

二月己亥，以书招谕蒙古奈曼部袞出斯巴图鲁。

三月壬申，阿敏等克朝鲜义州，别遣兵捣铁山，明守将毛文龙遁走。又克安州，进至平壤城，渡大同江。朝鲜国王李倭遣使迎师。阿敏等数其七罪，仍遣使趣和。倭惧，率妻子遁江华岛，其长子李_{（音）}渥一与王_{（音）}遁全州。阿敏复遣副将刘兴祚入岛面谕倭。倭遣其族弟原昌君李觉献马百匹、

虎豹皮百、绵苳各四百、布一万五千。庚子，与朝鲜盟，定义罢兵。壬申，明袁崇焕遣杜明忠偕方吉纳等以书来，并李喇嘛书，欲释恨修好，惟请减金币之数，而以我称兵朝鲜为疑。辛巳，阿敏等遣使奏捷。乙酉，命留满洲兵一千，蒙古兵二千，防义州，满洲兵三百、蒙古兵一千，防镇江城。并谕李倬曰：“我留兵义州者，防毛文龙耳。”阿敏等旋师，以李觉归。

夏四月甲辰，遣袁崇焕书曰：“释恨修好，固所愿也。朝鲜自尊轻我，纳我叛亡，我迟之数年，彼不知悔，是以兴讨。天诱其衷，我军克捷。今已和矣，而尔诡言修好，仍遣哨卒侦视，修葺城堡。我国将帅，实以此致疑。夫讲信修睦，必藉物以成礼，我岂贪而利此，使尔国力不支，可灭其半。岁时餽答，当如前议，则两国之福也。”书成，闻崇焕方筑塔山、大凌河、锦州等城，遂罢遣使，而以书付杜明忠还。更责崇焕曰：“两国修好，当分定疆域。今又修葺城垣，潜图侵逼。倘战争不息，天以燕、云界我，尔主不幸奔窜，身败名裂，为何如也。自古文臣不更事者徒为大言，每丧师殃民，社稷倾覆。前者辽左任用非人，而河东西土地尽失，今尚谓不足戒而谋动干戈耶？”癸丑，阿敏等自朝鲜凯旋，上迎于武靖营，赐阿敏御衣一袭，余各赐马一匹。乙卯，论征朝鲜将士功，擢赏有差。戊辰，上还沈阳。乙丑，以书谕察哈尔台吉济农及奈曼袞出斯巴图鲁来和。

五月戊辰，遣朝鲜国王弟李觉归国，设宴饯之，并赐鞍马裘带等物。辛未，上闻明人于锦州、大凌河、小凌河筑城屯田，而崇焕无报书，亲率师往攻之。乙亥，至广宁，乘夜进兵。丙子，明大凌河、小凌河兵弃城遁，遂围锦州。明室堡兵二千余人来降，悉纵之归。丁丑，明镇守辽东太监纪用、总兵赵率教遣人诣师请命。上开诚谕之，并许纪用亲来定义。用不答，遂攻锦州。垂克，明援兵至，退五里而营，遣人调沈阳兵益师。庚寅，固山额真博尔晋等以兵至。癸巳，攻宁远城，歼其步卒千余人。既，明总兵满桂出城而阵，上欲击之，三大贝勒均谏止。上怒，趣诸将戴兜鍪，率阿济格疾驰而进，败其前队，追至宁远城下，尽殪之。诸贝勒不及胄而从，济尔哈朗、萨哈廉、瓦克达俱被创。锦州守兵亦出城合战，我军复迎击之。游击觉罗拜山、备御巴希阵歿，上临其丧，哭而酌之。我军还驻双树铺。乙未，复至锦州。

六月己亥，攻锦州，值天溽暑，士卒死伤甚众。庚子，班师。丁未，上还沈阳。是岁，大饥，斗米值银八两，银贱物贵，盗贼繁兴。上恻然曰：“民饥为盗，可尽杀乎！”令鞭而释之，仍发帑赈民。

秋七月己巳，蒙古敖汉琐诺木杜棱、塞臣卓礼克图、奈曼袞出斯巴图鲁举国来附。朝鲜国王李倬遣使报谢，并献方物，命阿什达尔汉等往报之，寻以义州归朝鲜。是月，明袁崇焕罢归。

八月辛亥，察哈尔阿喇克绰忒部贝勒巴尔巴图鲁、诺门达賚、吹尔扎木苏率众来归。是月，明熹宗崩，其弟信王嗣位，是为庄烈帝。

九月甲子朔，谕国家大祀大宴用牛外，其屠宰马骡牛驴者悉禁之。

冬十一月庚午，察哈尔大贝勒昂坤杜棱来降。辛巳，萨哈尔察部来朝贡。

十二月甲午朔，察哈尔阿喇克绰忒贝勒图尔济伊尔登来降。

二年春正月戊子，格伊克里部长四人率其属来朝。

二月癸巳朔，以额亦都子图尔格、费英东子察哈尼俱为总兵官。朝鲜国王李倬遣其总兵官李兰等来献方物，并米二千石，更以一千石在中江平棗。庚子，以往喀喇沁使臣屡为察哈尔多罗特部所杀，上率师亲征。丁未，进击多罗特部，败之，多尔济哈谈巴图鲁被创遁，获其妻子，杀台吉古鲁，俘万一千二百人还。丁巳，以战胜，用八牛祭天。

三月戊辰，上还沈阳，贝勒阿敏等率群臣郊迎，行抱见礼。以弟多尔袞、多铎从征有功，赐多尔袞号墨尔根戴青，多铎号额尔克楚虎尔。庚寅，以赐名之礼宴之。戊子，给国人无妻者金，使娶。以贝勒多尔袞为固山贝勒。

夏四月丙辰，巴林贝勒塞特儿，台吉塞冷、阿玉石、满朱习礼率众来归。明复以袁崇焕督师薨，辽。崇焕素弗善毛文龙。时文龙掳皮岛，招集辽民，有逃亡则杀以冒功，遂得擢总兵，便宜行事。后更致书与我通好。上遣科廓等赍书往报。既，文龙执科廓等送燕京。崇焕以文龙私通罪给杀之。

五月辛未，明人弃锦州。贝勒阿巴泰等率兵三千略其地，隳锦州、杏山、高桥三城毁，十三站

以东墩台二十一。先是顾特塔布囊以其众自察哈尔逃匿蒙古地，遇归附者辄杀之。辛巳，命贝勒济尔哈朗、豪格率兵讨顾特塔布囊。乙酉，顾特伏诛，俘其人口牲畜以万计。长白山迤东滨海虎尔哈部头目里佛塔等来朝。

八月辛卯，与喀喇沁部议和定盟。乙未，赐奈曼贝勒衮出斯号达尔汉，札鲁特喀巴海号卫徵。乙卯，朝鲜来贡。

九月庚申，征外藩兵共征蒙古察哈尔。癸亥，上率大军西发。丙寅，次辽阳。敖汉、奈曼、喀尔喀、札鲁特、喀喇沁诸贝勒、台吉各以兵来会。己巳，驻师绰洛郭尔。甲戌，宴来会诸贝勒。科尔沁诸贝勒不至。土谢图汗额驸奥巴、哈谈巴图鲁、满朱习礼如约，请先侵掠而后合军。上怒，遣使趣之。时奥巴违命，径归。满朱习礼及台吉巴敦以所俘来献，上赐满朱习礼号达尔汉巴图鲁，巴敦号达尔汉卓礼克图，厚赉之。丙子，进兵击席尔哈、席伯图、英、汤图诸处，克之，获人畜无算。

冬十月辛卯，还师。丙申，谕敖汉、奈曼、巴林、札鲁特诸贝勒，毋得要杀降人，违者科罚。壬寅，上还沈阳。以刘兴祚诈称缢死，逃归明，系其母及妻子于狱。

十二月丁亥朔，遣土谢图汗额驸奥巴书，数其罪。巴牙喇部长伊尔彪等来朝贡。蒙古郭畀尔图、札鲁特贝勒塞本及其弟马尼各率部来归。

三年春正月庚申，土谢图汗奥巴来请罪，宥而遣之。辛未，敕科尔沁、敖汉、奈曼、喀尔喀、喀喇沁诸部悉遵国制。丁丑，谕诸贝勒代理三大贝勒直月机务。

二月戊子，谕三大贝勒、诸贝勒、大臣毋得科敛民间财物，犯者治罪。己亥，合葬太祖高皇帝、孝慈高皇后于沈阳之石嘴头山，妃富察氏附。喀尔喀札鲁特贝勒戴青、桑土、桑古尔、桑噶尔寨等率众来附。甲辰，上南巡，阅边境城堡，圯薄者修筑之。戊申，次海洲，有老人年一百三岁，妻一百五岁，子七十三岁，召见赐牛种。辛亥，上还沈阳。

三月戊午，申蒙古诸部军令。

夏四月丙戌朔，设文馆，命巴克什达海及刚林等翻译汉字书籍，库尔缠及吴巴什等记注本朝政事。

五月丁未，奈曼、札鲁特诸贝勒越界驻牧，自请议罚，上宥之。

六月乙丑，议伐明，令科尔沁、喀尔喀、札鲁特、敖汉、奈曼诸部会兵，并令预采木造船以备转饷。丁卯，喀喇沁布尔噶都戴青、台吉卓尔毕，土默特台吉阿玉石等遣使朝贡。辛巳，土默特台吉卓尔毕泰等来朝贡。

秋七月辛卯，喀尔喀台吉拜浑岱、喇巴泰、满朱习礼自科尔沁来朝。甲午，孟阿图率兵征瓦尔喀。乙未，库尔喀部来朝贡。

八月庚午，颁八旗临阵赏罚令。乙亥，谕曰：“自古及今，文武并用，以文治世，以武克敌。今欲振兴文教，试录生员。诸贝勒府及满、汉、蒙古所有生员，俱令赴试。中式者以他丁赏之。”

九月壬午朔，初试生员，拔二百人，赏缎布有差，免其差徭。癸未，贝勒济尔哈朗等略明锦州、宁远诸路还，俘获以三千计。丙戌，阿鲁部杜思噶尔济农始遣使来通好。癸卯，喀喇沁布尔噶都来朝贡。

冬十月癸丑，上亲征明，征蒙古诸部兵以次来会。庚申，次纳里特河，察哈尔五千人来归。壬戌，次辽河。丙寅，科尔沁奥巴以二十三贝勒来会。上集诸贝勒大臣议征明与征察哈尔孰利，皆言察哈尔远，于是征明。辛未，次喀喇沁之青城。大贝勒代善、三贝勒莽古尔泰止诸贝勒帐外，入见密议班师。既退，岳托等入白诸将在外候进取。上不悖，因曰：“两兄谓我兵深入，劳师袭远，若粮溃马疲，敌人环攻，无为归计。若等见及此，而初不言，朕既远涉，乃以此为辞。我谋且隳，何候为？”岳托坚请进师。八固山额真诣代善、莽古尔泰议，夜半议定。谕曰：“朕承天命，兴师伐明，拒者戮，降者勿扰。俘获之人，父母妻子勿使离散。勿淫人妇女，勿剥人衣服，勿毁庐舍器皿，勿伐果木，勿酗酒。违者罪无赦。固山额真等不禁，罪如之。”乙亥，次老河，命济尔哈朗、岳托率右翼兵攻大安口，阿巴泰、阿济格率左翼兵攻龙井关。上与代善、三贝勒莽古尔泰率大兵继之。丁丑，左翼兵克龙井关，明副将易爱、参将王遵臣来援，皆败死。汉儿庄、潘家口守将俱降。戊寅，

上督兵克洪山口。辛巳，上至遵化。莽古尔泰率左翼兵自汉儿庄来会。遣书明巡抚王元雅劝降。

十一月壬午朔，右翼诸贝勒率师来会。先是济尔哈朗等克大安口，五战皆捷，降马兰营、马兰口、大安营三城，明罗文峪守将李思礼降。山海关总兵赵率教以兵四千来援，阿济格迎击斩之。甲申，诸贝勒攻遵化，正白旗小校萨木哈图先登，大兵继之，逐克其城。明巡抚王元雅自经死。上亲酌金卮赐萨木哈图，擢备御，世袭罔替，赐号巴图鲁，有过赦免，家固贫，恤之。蒙古兵扰害罗文峪民，令曰：“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城堡财物者斩，擅杀降民者抵罪，强取民物，计所取倍赏之。”己丑，叙克城功，将士赏赉有差。壬辰，参将英俄尔岱、文馆范文程留守遵化，大军进逼燕京。有蒙古兵杀人而剥其衣，上命射杀之。甲午，徇蓟州。乙未，徇三河。丙申，左翼贝勒赴通州视渡口。明大同、宣府二镇援兵至顺义，贝勒阿巴泰、岳托击败之。顺义降。上至通州，谕明士民曰：“我国夙以忠顺守边，叶赫与我同一国耳，明主庇叶赫而陵我，大恨有七。我知终不相容，故告天兴师。天直我国，赐我河东地。我太祖皇帝犹愿和好，与民休息。尔国不从，天又赐我河西地。及朕即位，复徇尔国之请，逐欲去帝称汗，趣制国印，而尔国不从。今我兴师而来，顺者抚，逆者诛。是尔君好逞干戈，犹尔之君杀尔也。天运循环，无往不复，有天子而为匹夫，亦有匹夫而为天子者。天既佑我，乃使我去帝号。天其鉴之！”辛丑，大军逼燕京。上营于城北土城关之东，尔翼营于东北。明大同总兵满桂、宣府总兵侯世禄屯德胜门，宁远巡抚袁崇焕、锦州总兵祖大寿屯沙窝门。上率右翼大贝勒代善，贝勒济尔哈朗、岳托、杜度、萨哈廉等，领白甲护军、蒙古兵进击桂、世禄，遣左翼大贝勒莽古尔泰、阿巴泰、阿济格、多尔袞、多铎、豪格等领白甲护军、蒙古兵迎击崇焕、大寿，俱败之。癸卯，遣明归顺王太监赍书与明议和。乙巳，屯南海子。戊申，袁崇焕、祖大寿营于城东南隅，树栅为卫，我军逼之而营。上率轻骑往视。诸贝勒请攻城，谕曰：“路隘且险，若伤我士卒，虽得百城不足多也。”因止弗攻。初，获明太监二人，令副将高鸿中，参将鲍承先、宁完我等受密计。至是鸿中、承先坐近二太监耳语云：“今日撤兵，乃上计也。顷上单骑向敌，敌二人见上语良久乃去。意袁都堂有约，此事就矣。”时杨太监佯卧窃听。翌日，纵之归，以所闻语明帝，逐下崇焕于狱。大寿惧，率所部奔锦州，毁山海关而出。诸贝勒大臣请攻城，上曰：“攻则可克，但恐伤我良将劲卒，余不忍也。”遂止。

十二月辛亥朔，大军经海子而南，且猎且行，趣良乡，克其城。壬子，总兵吴讷格克固安。辛酉，遣贝勒阿巴泰、萨哈廉以太牢祀金太祖、世宗陵。丙寅，复趋燕京，败明兵于卢沟桥，歼其众。明总兵满桂、孙祖寿、黑云龙、麻登云以兵四万栅永定门之南。丁卯黎明，师毁栅入，斩桂、祖寿及副将以下三十余人，擒黑云龙、麻登云，获马六千，分赐将士。戊辰，遣达海赍书与明议和。壬申，贝勒阿巴泰、济尔哈朗略通州，焚其舟，攻张家湾，克之。达海赍议和书二分置安定、德胜门外。乙亥，复遣人来书赴安定门。俱不报。丙子，驻师通州。丁丑，岳托、萨哈廉、豪格率兵四千人围永平。逐克香河、马兰峪诸城，复叛去。己卯，大军趣永平。

四年春正月辛巳朔，大军至榛子镇、沙河驿，俱降。壬午，至永平。先是，刘兴祚自我国逃归，匿崇焕所。至是，率所携满洲兵十五人、蒙古兵五百欲往守沙河。闻大兵至，改趣永平之太平寨，袭杀喀喇沁兵于途。上怒其负恩，遣贝勒阿巴泰等禽斩之，裂其尸以徇。癸丑，上授诸将方略，乘夜攻城。城中火药自发，敌军大乱，黎明克之。贝勒济尔哈朗等入城安抚。丙戌，上率诸将入城，官民夹道呼万岁。贝勒济尔哈朗、萨哈廉守永平。以降官白养粹为永平巡抚，孟乔芳、杨文魁为副将，纵乡民还其家。是日，上率大军趣山海关。敖汉、奈曼、巴林、札鲁特诸部兵攻昌黎，不克。台头营、鞍山堡、迁安、滦州以次降。建昌参将马光远来归。丁酉，明兵攻遵化，贝勒杜度击败之。明兵入三屯营，先所下汉儿庄、喜峰口、潘家口、洪家口复叛。庚子，达海等复汉儿庄，贝勒阿巴泰守之。辛丑，喀喇沁布尔噶都为明兵所围，遣军往救，未至，布尔噶都自击败之。其帅明兵部尚书刘之纶领兵至，树栅。我军炮毁其栅。我军炮毁其棚，之纶屯山中。大贝勒代善围之，劝之纶降，不从。破其营，之纶被箭死。壬寅，移师马兰峪，毁其近城屯堡。丙午，喀喇沁苏布地上书明帝，论和好之利，且劝以爱养边民、优恤属国之道。不报。乐亭复叛。

二月辛亥朔，谕贝勒诸臣，凡将士骁勇立功者，勿与攻城之役。甲寅，宴明降将麻登云等于御

幄，谓之曰：“明主视尔等将士之命如草芥，驱之死地。朕屡遣使议和，竟无一言相报，何也？”登云对曰：“明帝幼冲，大臣各图自保，议和之事，倘不见听，罪且不测，故惧不敢奏。”上曰：“若然，是天赞我也，岂可弃之而归。但驻兵屯守，妨农时为可悯耳。且彼山海关、锦州防守尚坚，今但取其无备城邑可也。”己未，遗书明帝，仍申和好，并致书明诸臣，劝其急定和议，至是凡七致书矣。甲子，明榆林副将王世选来降。上班师，贝勒阿巴泰、济尔哈朗、萨哈廉及文臣索尼、宁完我等守永平，鲍承先守迁安，固山额真图尔格、那木泰等守滦州，察喀喇、范文程等守遵化。驻滦三日，论功行赏。壬申，谕曰：“天以明土地人民予我，其民即吾民，宜饬军士勿加侵害，违者治罪。”上至永平，降官郎中陈此心谋遁，事觉论斩，上赦之，听其所往。

三月壬午，上还沈阳。庚寅，遣二贝勒阿敏、贝勒硕托率兵五千往守永平四城，贝勒阿巴泰等还。庚子，阿鲁四子部遣使来盟。

夏四月壬子，明兵攻滦州，不克。己卯，贝勒阿巴泰、济尔哈朗等自永平还。上问是役俘获较前孰多？对曰：“此行所获人口甚多。”上曰：“财帛不足喜，惟多得人为可喜耳。”

五月己丑，谕诸臣厚抚俘众。壬辰，阿敏、硕托等弃永平四城归。时明监军道张春、锦州总兵祖大寿等合兵攻滦州。那穆泰、图尔格、汤古代等出战，屡败明兵，然兵少，阿敏、硕托畏不往援，明兵用炮攻滦州，那穆泰等不能支，弃城奔永平。会天雨，我军溃围出，无马被创者死四百余人。阿敏、硕托闻之恐，逐杀降官白养粹等，尽屠城中士民，收其金币，乘夜出冷口。察喀喇等亦弃遵化归。上方命贝勒杜度趋永平协守，且敕阿敏善抚官民，无侵暴，将整兵亲往。庚子，闻阿敏弃城，且大肆屠戮，乃止。

六月甲寅，收击弃城诸将，数其罪。乙卯，御殿宣阿敏十六罪。众议当诛。上不忍致法，幽之。硕托、汤古代、那穆泰、巴布泰、图尔格等各夺爵、革职有差。诸将中有力战杀敌者释之。先是阿敏既屠永平官民，以其妻子分给士卒。上曰：“彼既屠我归顺良民，又奴其妻子耶！”命编为民户，以房舍衣食给之。

秋九月戊戌，申谕诸大臣满、汉官各勤职业。

冬十月辛酉，谕编番各旗壮丁，隐匿者罚之。

十一月甲午，那堪泰部虎尔噶率家属来归，阿鲁四子部诸贝勒来归。壬寅，阿鲁伊苏忒部闻上善养民，留所部于西拉木轮河，而偕我使臣察汉喇嘛来朝。

十二月戊辰，科尔沁贝勒图美卫徵来朝。

五年春正月庚辰，谕已故功臣无后者，家产给其妻自贍。壬午，铸红衣大炮成，镌曰“天佑助威大将军”。军中造炮自此始。乙未，以额驸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事，汉官听其节制。己亥，幸文馆，入库尔缠直房，问所修何书。对曰：“记注所行政事。”上曰：“如此，朕不宜观。”又览达海所译《武铨》，见投醪饮河事，曰：“古良将体恤士卒，三军之士乐为致死。若额驸顾三台对敌时，见战士死者，以绳曳之归，安能得人死力乎？”庚子，朝鲜贡物不及额，却之，以书责其罪。

二月庚申，敕边臣谨斥埃。甲戌，孟阿图征瓦尔喀，奏捷。

三月乙亥朔，镶蓝旗固山额真、额驸顾三台罢，以太祖弟之子篇古代之。书谕大贝勒代善、三贝勒莽古尔泰及贝勒诸大臣，求直言过失。丁亥，阅汉兵。甲午，诛刘兴祚、兴治家属，赦其母。丁酉，朝鲜复遣使来贡。辛丑，遣汉达尔、董讷密遗朝鲜王书，索战船助攻明。不许。

六月癸亥，定功臣袭职例。黑龙江伊札讷、萨克提、伽期讷、俄力喀、康柱等五头目来朝。

秋七月甲戌，黑龙江虎尔哈部四头目来朝贡。庚辰，始设六部，以墨勒根戴青贝勒多尔袞，贝勒德格类、萨哈廉、岳托、济尔哈朗、阿巴泰等管六部事。每部满、汉、蒙古分设承政官，其下设参政各八员，启心郎各一员，改巴克什为笔帖式，其尚称巴克什者仍其旧。更定讦告诸贝勒者准其离主例，其以细事讦诉者禁之。谕贝勒番事冤抑不公者坐罪。除职官有罪概行削职律，嗣后有罪者，分别轻重降罚有差。并禁官民同族嫁娶，犯者男妇以奸论。又谕贝勒诸大臣省过改行，求极谏。甲申，闹雷虎尔哈部四头目来朝贡。癸巳，定小事赏罚例，令牛录额真审理，大者送部。明总兵祖大寿等筑大凌河。檄诸蒙古各率所部来会征之。己亥，大军西发，命贝勒杜度、萨哈廉、豪格留守。

庚子，渡辽河，申诫诸将恤士卒。

八月壬寅朔，次旧辽河而营，蒙古诸部率兵来会。癸卯，集蒙古诸贝勒，申前令，无擅杀掠。于是分兵两路，贝勒德格类、岳托、阿济格以兵二万由义州入屯锦州、大凌河之间，上自白土场入广宁。丁未，会于大凌河，乘夜攻城。令曰：“攻城恐伤士卒，当掘壕筑垒困之。彼若出，与之战，外援至，迎击之。”乃分八旗兵合围，令蒙古兵承其隙。辛亥，明马步兵五百人出城，达尔哈击败之。壬子，射书城中，招蒙古人出降。癸丑，明兵出城诱战。图赖先入，达尔哈继之，四百环攻，贝勒多尔袞亦率兵入。城内炮矢俱发，图赖被创，副将孟坦、屯布禄、备御多贝、侍卫戈里战歿。上以图赖等轻进，切责之。以红衣炮攻明台，兵降者相继。乙卯，遗祖大寿书曰：“往者我欲和，尔国君臣以宋为监，不我应。尔国非宋，我亦非金，何不达若此。朕今厌兵革，更以书往，惟将军裁之。”大寿不答。丁巳，明松山兵二千来援，阿山、劳萨、土鲁什击败之。甲子，贝勒阿济格、硕托遮击明援兵。丁卯，明锦州兵六千来攻阿济格营。会大雾，觐面不相识。忽有青气冲敌营，辟苦门，我军乘雾进，大战，败之，擒游击一，尽获其甲仗马匹。辛未，上诣贝勒阿济格营，酌金厄劳诸将。明兵突出，师夹击，又大败之。

九月丁亥，上以兵趋锦州，见尘起，上命诸军勿行，自率摆牙喇兵二百，与贝勒多铎缘山潜进。明锦州兵七千突出进上前。上甫环甲，从者不及二百人，渡河冲敌军。敌不能当，溃走。诸军继至，又大败之，斩一副将而还。己丑，复以书招祖大寿。庚寅，上设伏山内，诱大寿出，将擒之，大寿惊遁自是闭城不出。时城中谷止百石，马死尽，煮马肉为食，以鞍代步。乙未，明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，总兵吴襄、钟纬等，以马步兵四万来援，壁小凌河。戊戌，明援兵趋大凌河，距城十五里。上率两翼骑兵冲击之，不动。右翼兵猝入张春营，敌逐败，吴襄及副将桑阿尔寨先奔。张春等复集溃兵立营，会大风，敌乘风纵火，将及我军，天忽雨，反风，复战，逐大破之，生擒张春及副将三十三人。春不屈，乞死，上赦不杀。是役也，祖大寿仍以我为诱敌，故城中无应者。是夕黑云龙遁去。

冬十月丁未，以书招祖大寿、何可刚、张存仁。己酉，再遗大寿书。壬子，以红衣炮攻于子章台。台最固，三日台毁，守台将王景降，于是远近百余台俱下。甲寅，遣降将姜新招祖大寿。大寿亦遣游击韩栋来会。癸亥，议三贝勒莽古尔泰上前持刃罪，降贝勒，夺所属五牛录。乙丑，祖大寿约我副将石廷柱议降。丙寅，大寿遣其子可法为质。戊辰，大凌河举城降，独副将何可刚不从。大寿掖可刚至军前杀之，夜至御营，上优遇之，大寿遂献取锦州策。己巳，遣兵随大寿夜袭锦州，会大雾，失伍，还。

十一月庚午朔，纵大寿还锦州。戊寅，毁大凌河城。己卯，班师。乙酉，上还沈阳。丙戌，察哈尔侵阿鲁西拉木轮地，贝勒萨哈廉、豪格移师征之，会察哈尔已去，乃还。

闰十一月庚子朔，谕曰：“我兵之弃永平四城，皆贝勒等不学无术所致。顷大凌河之役，城中人相食，明人犹死守，及援尽城降，而锦州、松、杏犹不下，岂非其人读书明理尽忠其主乎？自今凡子弟年十五岁以下、八岁以上，皆令读书。”遣库尔缠等责朝鲜违约罪。庚戌，禁国中不得私立庙寺，喇嘛僧违律者还俗，巫觋星士并禁止之。

十二月壬辰，参将宁完我请设言官，定服制。上嘉纳之。丙申，用礼部参政李伯龙言，更定元旦朝贺行礼班次。

六年春正月癸亥，阅汉兵。

二月壬申，定仪仗制。丁丑，谒太祖陵，行时享礼。戊子，谕海州等处城守官，三年一趟沈阳考察。丁酉，谕户部贝勒德格类以大凌河汉人分隶副将以下，给配抚养。给还贝勒莽古尔泰所罚人口。

三月戊戌，赉大凌河诸降将有差。命达海分析国书音义。庚戌，定讞告诸贝勒者轻重虚实坐罪例，禁子弟告父兄、妻告夫者，定贝勒大臣赐祭葬例。丁巳，征察哈尔，征蒙古兵，颁军令。

夏四月戊辰朔，上率大军西发，阿巴泰、杜度、扬古利、伊尔登、佟养性留守。己巳，次辽河。丙子，次西拉木轮河。己卯，次札滚乌达，诸蒙古部兵以次来会。乙酉，次哈纳崖。察哈尔汗林丹

闻我师至，大惧，驱归化城富民牲畜渡河西奔，尽委辎重而去。庚寅，次都勒河，闻察哈尔林丹远遁，上趋归化城。丙申，大军自阿济格和尔戈还，趋察哈尔。

五月癸卯，谕诸部贝勒大臣勿轻进，勿退缩，勿杀降，勿分散人妻子，勿夺人衣服财物。甲辰，次布龙图布喇克。丁未，劳萨奏报察哈尔遁去已久，逐北三日无所见。上自布龙图旋师。戊申，定议征明。丙辰，次朱儿格土。时粮尽，忽逢黄羊遍野，逐合围杀数万，脯而食之。无水，以一羊易杯水而饮。上命各牛录持水迎给之。庚申，次木鲁哈喇克沁，贝勒阿济格率左翼略宣府、大同，贝勒济尔哈朗率右翼略归化城，上与大贝勒代善、贝勒莽古尔泰统大军继进。甲子，上至归化城，两翼兵来会。是日，大军驰七百里，西至黄河木纳汉山，东至宣府，自归化城南至明边境，所在察哈尔部民悉俘之。

六月丁卯朔，蒙古部民窜沙河堡，上以书谕明守臣索之。明归我男妇三百二十、牲畜千四百有奇。辛未，宁完我、范文程、马国柱合疏言：“伐明之策，宜先以书议和，俟彼不从，执以为辞，乘衅深入，可以得志。”上嘉纳之。甲戌，大军发归化城，趋明边。丁丑，明沙河堡守臣使赍牲币来献。己卯，库尔缠等自得胜堡，爱巴礼等由张家口，分诣大同、宣府议和。书曰：“我之兴兵，非必欲取明天下也。辽东守臣贪黷昏罔，劝叶赫陵我，逐婴七恨。屡愬尔主，而辽东壅不上闻。我兵至此，欲尔主察之也。及攻抚顺，又因十三省商贾各遗以书，虑其不克径达，则各以书进其省官吏，冀有一闻。乃纵之使去，寂焉不复。语云：‘下情上达，天下罔不治；下情上壅，天下罔不乱。’今所在征讨，争战不息，民死锋镝，虽下情不达之故，抑岂天意乎？我今开诚相告，国虽徧小，惟欲两国和好，互为贸易，各安田猎，以享太平。若言不由衷，天其鉴我。前者屡致书问，愤疾之词，固所不免。此兵家之常，不足道也。幸速裁断，实国之福。我驻兵十日以待。”庚辰，驻大同边外。库尔缠偕明得胜堡千总赍牲币来献。上不纳。复遗书明守臣曰：“我仰体天意，愿申和好。尔果爱民，宜速定议。若延时不报，纵欲相待，如军中粮尽何。至书中称谓，姑勿论，我逊尔国，我居察哈尔之上可耳。”癸未，趋宣府，守臣以明主所给察哈尔缎布皮币一万二千五百归我。庚寅，驻张家口外，列营四十里。癸巳，明巡抚沈启、总兵董继舒遣人赍牛羊食物来献。上宴之，遂定和议，大市于张家口。科尔沁部兵三人潜入明边，盗牛驴，斩其首者，鞭二人，贯耳以徇。甲午，明巡抚沈启遣使来请盟。命大臣阿什达尔哈等莅之，刑白马乌牛，誓告天地。礼成，遣启心郎祁充格送明使归。明以金币来献。晋封皇子豪格为和硕贝勒。是月，辽东大水。

秋七月丁酉朔，复以书约明张家口守臣信誓敦好，善保始终，且谓和议辽东地方在内，尔须遣官往告。上率大军还。庚子，至上都河，明以和议成，来餽礼物，酌纳之。辛丑，蒙古诸贝勒辞归。庚戌，次摆斯哈儿。游击巴克什达海卒。庚申，上还沈阳。

八月丁卯，召明诸生王文奎、孙应时、江云入宫，问以和事成否。三人皆言，明政日紊，和议难必。且中原盗贼蜂起，人民离乱。劝上宣布仁义，用贤养民，乘时吊伐，以应天心。癸酉，六部署成，颁银印各一。甲午，命固山额真察民疾苦，清理刑狱。察哈尔寿纳楚虎尔来归。

九月癸卯，修复盍州城，移民实之。甲寅，命户部贝勒德格类、兵部贝勒岳托展耀州旧界至盖州迤南。

冬十月乙丑朔，幸开原。甲戌，还沈阳。遣卫徵囊苏喇嘛赴宁远，赍书致明帝曰：“我国称兵，非不知足而冀大位，因边臣欺侮，致启兵衅。往征察哈尔时，过宣府定和议，我逐执越境盗窃之人戮之塞下，我之诚心可谓至矣。前边臣未能细述，今欲备言，又恐疑我不忘旧怨，如遣信使来，将尽告之。若谓已和，不必语及往事，亦惟命。又与明诸臣书曰：‘宣府守臣与我盟时，约我毋侵辽东，誓诸天地。今尔乃有异议，天可欺乎？执政大臣宜通权变，慎勿徒事大言，坐失事机。若坚执不从，惟寻师旅，生灵荼毒，咎将谁归？’”

十一月壬寅，明宁远守臣以我所遗书封固，不敢以陈，请露封，许之。辛亥，阿禄部都思噶尔济农所属祁他特吹虎尔台吉来附。壬子，遣使往朝鲜定岁贡额。

十二月乙丑，定朝服及官民常服制。三贝勒莽古尔泰卒。乙亥，吴巴海征兀札喇遣使告捷。

七年春正月庚子，谕各牛录额真以恤贫训农习射。辛丑，朝鲜来贡，不及额。丁未，复书责之。

戊申，皇长女下嫁敖汉部贝勒都喇尔巴图鲁子台吉班第。乙卯，征兀札喇师还。

二月癸亥朔，阿鲁科尔沁汗车根率固木巴图鲁、达尔马代袞等举国来附。己卯，库尔缠有罪，诛。癸未，土鲁什、劳萨等略宁远。

三月丁酉，筑鹵场、揽盘、通远堡、岫严四城。辛丑，郭尔罗斯部台吉固木来朝。丙辰，明故总兵毛文龙部将孔有德、耿仲明遣使来约降。

夏四月乙丑，察哈尔两翼大总管塔什海虎鲁克寨桑来附。乙亥，使参将英俄尔岱等借粮朝鲜济孔有德军，不从。

五月乙未，吴喇忒台吉土门达尔汉等来朝。壬子，贝勒济尔哈朗、阿济格、杜度率兵迎孔有德、耿仲明于镇江，命率所部驻东京。

六月壬戌，谕将士毋侵扰辽东新附人民，违者孥戮之。癸亥，召孔有德、耿仲明入观，厚赉之。丙寅，遣英俄尔岱遗朝鲜王书曰：“往之借粮，贵国王以孔有德等昔隶毛氏，无输粮养敌之理。今有德归我，粮已足给。惟兵卒守船，转运维艰，近距贵国，以粮给之甚便。朕思王视明为父，视朕为兄，父兄相争数年，而王坐观成败，是外有父兄之名，而内怀幸祸之意。若力为解劝，息兵成好，不惟我两国乐见太平，即贵国亦受其福。若仍以兵助明，合而御我，则构兵实自王始。”己巳，谕官民冠服遵制画一。癸酉，以孔有德为都元帅，耿仲明为总兵官，并赐敕印。戊寅，英俄尔岱奏报朝鲜用明人计，借兵倭国，又于义州南岭筑城备我。集诸贝勒大臣议之，皆言宜置朝鲜而伐明。己卯，贝勒岳托、德格类率右翼楞额礼、叶臣，左翼伊尔登、昂阿喇及石廷柱、孔有德、耿仲明将兵取明旅顺口。甲申，东海使犬部额驸僧格来朝贡。丁亥，谕曰：“凡进言者，如朕所行未协于义，宜直言勿讳。政事或有愆忌，宜开陈无隐。六部诸臣，奸伪贪邪，行事不公，宜行纠劾。诸臣有艰苦之情，亦据实奏闻。苟不务直言，远引曲喻，劝袭纷然，何益于事？”

秋七月辛卯朔，谕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者受棉甲一，以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统之。壬辰，阿禄部孙杜陵子台吉古木思辖布，寨桑吴巴什、阿什图、巴达尔和硕齐等，吴喇忒部台吉阿巴噶尔代皆来朝贡。甲辰，贝勒岳托等奏克旅顺口。

八月庚申朔，英俄尔岱等自朝鲜还，以复书充粮济我守船军士。壬戌，贝勒阿巴泰、阿济格、萨哈廉、豪格等略明山海关外。庚辰，贝勒德格类、岳托师还。丁亥，以副将石廷柱为总兵官。

九月庚子，贝勒阿巴泰等师还。上以其不深入，责之。癸卯，英俄尔岱等往朝鲜互市。庚戌，明登州都司蔡宾等来降。

冬十月壬戌，遣使外藩蒙古各部，宣布法令。丙寅，大阅。丁卯，发帑赉八旗步兵。己巳，谕曰：“置官以来，吏、户、兵三部办事尽善，刑部讯狱稽延，罔得实情。礼部、工部皆有缺失。夫启心郎之设，欲其随事规谏，启乃心也。乃有差谬而不闻开导，何耶？”又曰：“尔等动以航海取山东，攻山海关为言。航海多险，攻坚易伤，是以空言相赚，不帝为敌计耳。兵事无藉尔言，惟朕与诸贝勒有过，当极言耳。”又谕文馆诸儒臣曰：“太祖始命巴克什额尔德尼造国书，后库尔缠增之。虑有未合，尔等职司纪载，宜悉心订正。朕嗣大位，凡皇考行政用兵之大，不一一详载，后世子孙何由而知，岂朕所以尽孝道乎？”丙子，授明降将马光远为总兵官，王世选、麻登云为三等总兵官，马光先、孟乔芳等各授职有差。癸未，明广鹿岛副将尚可喜遣使来约降。

十一月甲辰，英俄尔岱复赍书往朝鲜，责以违约十事。戊申，遣季思哈，吴巴海往征朝鲜接壤之虎尔哈部。辛亥，上猎于叶赫。

十二月辛未，上还沈阳。

八年春正月庚寅，谕蒙古诸贝勒令遵我国定制。黑龙江羌图里、嘛尔干率六姓来朝贡。癸巳，诏宗人，自兴祖直皇帝出者为六祖后，免其徭役。乙未，正黄旗都统、一等总兵官楞额礼卒。癸卯，汉备御诉汉人徭役重于满洲，户部贝勒德格类以闻。上命礼部贝勒萨哈廉集众谕其妄。汉总兵官石廷柱等执用御八人请罪，上曰：“若加以罪，则后无复言者。”并释之。戊申，塔布囊等征察哈尔溃众于席尔哈、席伯图。己酉，蒿齐忒部台吉额林臣来归。丁巳，免功臣身故无嗣者丁之半，妻故始应役，著为令。

二月壬戌，定丧祭例，妻殉夫者听，仍予旌表；逼妾殉者，妻坐死。遣贝勒多尔袞、萨哈廉往迎降将尚可喜，使驻海州。丁卯，都元帅孔有德劾耿仲明不法状，谕解之。戊辰，遣阿山等略锦州。

三月丁亥朔，日有食之，绿虹见。辛卯，命谭泰、图尔格略锦州。壬辰，副将尚可喜率三岛官民降，驻海州。己亥，大阅。甲辰，遣英俄尔岱往朝鲜互市。令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帙用白镶皂，以别八旗。壬子，考试汉生员。

夏四月辛酉，升授太祖诸子汤古代等副将、参将、备御有差。又以哈达、乌喇二部之后无显职，授哈达克什内为副将，乌喇巴彦为三等副将。诏以沈阳为“天眷盛京”，赫图阿喇城为“天眷兴京”。改定总兵、副将、参将、游击、备御满字官名。丁丑，尚可喜来朝，命为总兵官。乙亥，以太祖弟之子拜尹图为总官。辛巳，初命礼部考试满洲、汉人通满、汉、蒙古书义者，取刚林等十六人为举人，赐衣一袭，免四丁。乙酉，金继孟等自明石城岛来降，以隶尚可喜。

五月丙戌朔，黑龙江巴尔达齐来贡。庚寅，察哈尔台吉毛祁他特来朝。定满、汉马步军名。丙申，议征明，诸贝勒请从山海关入。上曰：“不然，察哈尔为我军所败，其贝勒大臣将归我，宜直趋宣、大以逆之。”乃集各都统部署军政，遣国舅阿什达尔哈征科尔沁兵，以书招抚遗众之在明境者。壬寅，定百官功次，赐敕书，其世袭及官止本身者，分别开载有差。甲辰，季思哈、吴巴海征虎尔哈部奏捷。命贝勒济尔哈朗留守盛京，贝勒杜度守海州，吏部承政图尔格等渡辽河，沿张古台河驻防，并扼敌兵，俱授方略。毕，上率大军前发。己酉，次都尔鼻，诸蒙古外藩兵以次来会。甲庚，次讷里特河。

六月辛酉，颁军令于蒙古诸贝勒及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，曰：“行军时勿离纛，勿喧哗，勿私出劫掠。抗拒者诛之，归顺者字之。勿毁朝宇，勿杀行人，勿夺人衣服，勿离人夫妇，勿淫人妇女。违者治罪。”先是，察哈尔林丹西奔图白特，其部众苦林丹暴虐，逗留者什七八，食尽，杀人相食，屠劫不已，溃散四出。至是，络绎来附者前后数千户。辛未，次库黑布里都，议觉罗布尔吉、英俄尔岱擅杀察哈尔布颜图部众罪，并夺其赐。甲戌，次喀喇拖落木，命贝勒德格类率兵入独石口，侦居庸关，期会师于朔州。戊寅，谕蒙古诸贝勒曰：“科尔沁噶尔珠塞特等叛往索伦，为其族兄弟等追获被杀，朕心惻然。朕欲宣布德化，使人民共登安乐。今诸贝勒虽以罪诛，亦朕教化所未治也。”又命减阿鲁部达喇海等越界驻牧罪。壬午，察哈尔土巴济农率其民千户来归。喀尔喀部巴噶达尔汉来归。甲申，命大贝勒代善等率兵入得胜堡，略大同，西至黄河，副都统土鲁什、吴拜等经归化抚察哈尔逃民，俱会师朔州。

秋七月己丑，命贝勒阿济格、多尔袞、多铎等入龙门，会宣府，上亲统大军自宣府趋朔州，期四路兵克期并进。辛卯，毁边墙。壬辰，入上方堡，至宣府右卫，以书责明守臣负盟之罪，仍谕其遣使议和。癸巳，驻城东南。时阿济格攻龙门，未下，令略保安。丁酉，营东城，遗明代王书，复约其遣使议和。代善攻得胜堡，克之。明参将李全自缢死。进攻怀仁、井坪，皆不克，逐驻朔州。丙午，上围应州，令代善等趣马邑。土鲁什至归化城，察哈尔林丹之妻率其八寨桑以一千二百户来降。庚戌，阿济格等攻保安州，克之。壬子，德格类入独石口，取长安岭，攻赤城，不克，俱会师于应州。

八月乙卯，命诸将略代州。萨哈廉袭崞县，拔之。丙辰，硕托入圆平驿。甲子，阿巴泰等取灵丘县之王家庄，克之。礼部承政巴都礼战歿。又攻应州之石家村堡，克之。丙寅，上发应州，闻明阳和总督张宗衡、大同总兵曹文诏驻怀仁，度是夜必奔大同，令土鲁什、吴拜伏兵邀之。师行迟，宗衡等逸去。上怒责之。戊辰，上至大同，遗书文诏，令赞和议。又遗书众官，索察哈尔余孽之在明者。文诏挑战，击败之。贝勒阿巴泰等拔灵邱。明代王母杨氏与张宗衡，曹文诏以书来请和。辛未，遣使以书报之。壬申，代善率师来会。癸酉，驻师大同，遣明宗室朱乃廷及俘获僧人入城。三索报书，俱不答。纵乃廷妻子及朱乃振还。丁丑，营四十里铺，得明间谍书北楼口，为书报之曰：“来书以满洲为属国，即予亦未尝以为非也。惟辽东之官欺凌我国，皇帝惑于臣下之诳，虽干戈十数年来，无一言询及，使我国之情不达，若遣一信使判白是非，则兵戈早息矣。欲享太平，只旦暮间事。不然，两国臣僚壅蔽欺罔，虚报斩伐，以吾小国果受伤夷，诟能数侵，岂皇帝之聪明独不能

一付度耶？愿和之诚，黑云龙自知之，虑其恐结怨于大臣不尽告耳。”己卯，大军至阳和。明总兵曹文诏诡以书诳张宗衡，伪言炮伤我兵，得系一杆等语，为我逻者所获。上乃遣宗衡书曰：“予谓尔明当有忠臣义士实心谋国者，乃一旦虚诳至此，岂不愧于心乎？今与公等约，我兵以一当十，能约期出战，当勒兵以俟。若诳言欺君，贻害生灵，祸业将无穷矣。”壬午，次怀远。癸未，驻左卫。

闰八月丙戌，以书责明定宣太监欺君误国罪。丁亥，副都统土鲁什被创卒。攻万全左卫，克之。庚寅，班师。察哈尔噶尔马济农等遣使乞降，言其汗林丹病殂，汗子及国人皆欲来归，于是命阿什达尔哈等往侦之。丁酉，移军旧上都城。庚戌，移军克蚌。辛亥，察哈尔寨桑噶尔马济农等率其国人六千奉豆土门福金来归。

九月戊辰，留守贝勒济尔哈朗疏报季思哈、吴巴海征虎尔哈俘一千三百余人。阿鲁部毛明安举国来附。辛未，渡辽河。壬申，上还盛京。

冬十月己丑，建太祖陵寝殿，树松，立石兽。壬辰，论征宣、大将士功罪。己亥，科尔沁台吉吴克善来归其妹，纳之。庚戌，以八年征讨克捷，为文告太祖。壬子，朝鲜国王李倭遣使以书来。上以其言不逊，复书切责之。

十一月乙丑，六部官考绩，升授有差。

十二月癸未朔，朝鲜国王以书来谢罪。壬辰，命副都统霸奇兰、参领萨木什喀征黑龙江未服之地。丙申，分定宗室、额驸等专管佐领有差。丁酉，墨勒根喇嘛以嘛哈噶喇金像来贡，遣使迎至盛京。癸卯，察哈尔祁他特车尔贝、塞冷布都马尔等各率所部人民来归。遣吴巴海、荆古尔代征瓦尔喀。甲辰，佐领刘学诚疏请立郊坛，勤视朝。上曰：“疏中欲朕视朝勤政是也。至建立郊坛，未知天意所在，何敢遽行，果成大业，彼时议之未晚也。”

九年春正月丁卯，上亲送科尔沁土谢图济农等归国。癸酉，免功臣徭役。丁丑，诏太祖庶子称“阿格”，六祖子孙称“觉罗”，觉罗系红带以别之。有冒其祖父者罪至死。

二月壬午，令诸臣荐举居心公正及通晓文艺可任使者。丁亥，编喀喇沁部蒙古壮丁为十一旗，每旗设都统一员，下以副都统、参领二员统之。戊子，谕曰：“迺来进言者皆请伐明，朕岂不以为念。然亦须相机而行。今察哈尔新附，人心未辑，城郭未修，而轻于出师，何以成大业。且大兵一举，明主或弃而走，或惧而请和，攻拒之策，何者为宜？其令高鸿中、鲍承先、宁完我、范文程等酌议以闻。”己丑，沈佩瑞请屯田广宁、闾阳，造舟挽粟，为进取计。上嘉纳之。乙未，范文程、宁完我请荐举不实宜行连坐法。丁未，命多尔袞、岳托、豪格、萨哈廉将精骑一万，收察哈尔林丹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。

三月戊辰，谕曰：“顷民耕耨愆期，盖由佐领有事筑城，民苦烦役所致。嗣有滥役妨农者治其罪。”庚午，察哈尔寨桑巴赖都尔等一千四百余人来归。

五月乙卯，霸奇兰、萨木什喀征黑龙江虎尔哈部，尽克其地，编所获人口以归，论功升赏有差。癸亥，上以西征诸贝勒经宣、大境，度明必调宁、锦兵往援，遣贝勒多铎率师人宁、锦挠之。己巳，命文馆译宋、辽、金、元四史。壬申，贝勒多铎奏报歼明兵五百人于锦州松山城外，杀其副将刘应选。丙子，贝勒多尔袞、岳托、萨哈廉、豪格等奏报兵至西喇朱尔格，遇察哈尔囊囊太妃暨台吉琐诺木等以一千五百户降，遂抵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所居，其母率额哲迎降。

六月乙酉，贝勒多铎凯旋，赐良马五，赏从征将士有差。丁酉，吴巴海、荆吉尔代师还，论功亦如之。明登州黄城岛千总李进功来降。辛丑，谕曰：“太祖以人民付朕，当爱养之。诸贝勒非时修繕，劳苦百姓，民不得所，浸以逃亡，是违先志而长敌寇也。今朝鲜宾服，察哈尔举国来附，苟不能抚辑其众，后虽拓地，何以处之？贝勒大臣其各戢骄纵以副朕意！”壬寅，察哈尔台吉琐诺木率其属六千八百人来归。癸卯，谕曰：“太祖禁贝勒子弟郊外放鹰，虑其践田园、扰牲畜也。今违者日众。语曰：‘涓涓不塞，将成江河’。其严禁之。”

秋七月癸酉，论汉人丁户增减，擢参领李思忠等六员官，高鸿中等十一员黜罚有差。

八月庚辰，贝勒多尔袞、岳托、萨哈廉、豪格以获传国玉玺闻。先是元顺帝北狩，以玺从，后失之。越二百余年，为牧羊者所获。后归于察哈尔林丹汗。林丹亦元裔也。玺在苏泰太妃所。至是

献之。时岳托以疾留归化城，多尔袞等率兵略明山西，自平鲁卫入边，毁长城，略忻州、代州，至崞县。甲申，绘《太祖实录图》成。乙巳，上率大贝勒代善及诸贝勒多尔袞等师次平虏堡。丁未，渡辽河，阅巨流河城堡。

九月癸丑，贝勒多尔袞等师还，献玉玺，告天受之。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及其母来朝。庚午，上还宫。壬申，召诸贝勒大臣数代善罪。众议削大贝勒号及和硕贝勒，夺十佐领，其子萨哈廉夺二佐领，哈达公主降庶人，褫其夫琐诺木济农爵号。上皆免之。

冬十月己卯，以明议和不或，将进兵，遣使赍书谕明喜峰口、董家口诸边将。管户部事和硕贝勒德格类卒。癸未，命吴巴海、多济里、札福尼、吴什塔分将四路兵征瓦尔喀。

十一月丁未朔，命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奉母居孙岛习尔哈。

十二月辛巳，哈达公主莽古济之仆冷僧机首告贝勒莽古尔泰生时与女弟莽古济、弟德格类谋逆，公主之夫琐诺木及屯布禄、爱巴礼与其事。会琐诺木亦自首。讯得实，莽古济、莽古尔泰子额必伦及屯布禄、爱巴礼皆伏诛。莽古尔泰余子、德格类子俱为庶人。琐诺木自首免罪。授冷僧机三等副将。丁酉，谒太祖陵。甲辰，贝勒萨哈廉与诸贝勒及大贝勒代善盟誓，请上尊号。上不许。会蒙古贝勒复来请。上曰：“朝鲜兄弟国，宜告之。”

十年春正月壬戌，皇次女下嫁额尔克孔果尔额哲。

二月丁丑，八和硕贝勒与外藩四十九贝勒各遣书朝鲜，约其国王劝进尊号。戊子，遣使至明边松棚路、潘家口、董家口、喜峰口、赍书致明帝，索其报书。定诸臣帽顶饰。庚寅，宁完我以罪免。

三月丙午朔，清明节，谒太祖陵。辛亥，改文馆为内国史、内秘书、内弘文三院。乙卯，遣贝勒阿济格、阿巴泰筑噶海城。庚申，吴什塔等征瓦尔喀，遣使奏捷。谕曰：“蒙古深信喇嘛，实乃妄人。嗣后有悬转轮结布幡者，宜禁止之。”乙丑，英俄尔岱等自朝鲜还，言国王李倬不接见，亦不纳书，以其报书及所获倬谕边臣书进。诸贝勒怒，欲加兵。上曰：“姑遣人谕以利害，质其子弟，不从，兴兵未晚也。”丁卯，外藩蒙古十六国四十九贝勒及孔有德、耿仲明、尚可喜俱以请上尊号至盛京。

夏四月己卯，大贝勒代善，和硕贝勒济尔哈朗、多尔袞、多铎、岳托、豪格、阿巴泰、阿济格、杜度率满、汉、蒙古大臣及蒙古十六国四十九贝勒以三体表文诣阙，请上尊号曰：“恭维我皇上承天眷佑，应运而兴。当天下昏乱，修德体天，逆者威，顺者抚，宽温之誉，施及万姓。征服朝鲜，混一蒙古。逐获玉玺，受命之符，昭然可见，上揆天意，下协輿情。臣等谨上尊号，仪物俱备，伏愿俞允。”上曰：“尔贝勒大臣劝上尊号，历二年所。今再三固请，朕重违尔诸臣意，弗获辞。朕既受命，国政恐有未逮，尔等宜恪恭赞襄。”群臣顿首谢。良辰，礼部进仪注。壬午，齐戒，设坛德盛门外。

清史稿卷三 本纪第三

太宗二

崇德元年夏四月乙酉，祭告天地，行受尊号礼，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清，改元崇德，群臣上尊号曰宽温仁圣皇帝，受朝贺。始定祀天太牢用熟鹿。遣官以建太庙，追尊列祖，祭告山陵。丙戌，追尊始祖为泽王，高祖为庆王，曾祖为昌王，祖为福王，考谥曰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，庙号太祖，陵曰福陵；妣谥曰孝慈昭宪纯德贞顺成天育圣武皇后。追赠族祖礼敦巴图鲁为武功郡王，追封功臣费英东为直义公，额亦都为弘毅公，配享。丁亥，群臣上表贺。谕曰：“朕以凉德，恐负众望。尔诸臣宜同心匡辅，各共厥职，正己率属，克殚忠诚，立纲陈纪，抚民恤众，使君明臣良，政治咸熙，庶克荷天之休命。”群臣顿首曰：“圣谕及此，国家之福也。”以受尊号礼成，大赦。己丑，多济里、扈习征瓦尔喀师还，赏赉有差。朝鲜使臣归国。初，上受尊号，朝鲜使臣罗德宪、李廓独不拜。上曰：“彼国王将构怨，欲朕杀其使臣以为词耳，其释之。”至是遣归，以书谕朝鲜国王责之，命送子弟为质。丁酉，叙功，封大贝勒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，贝勒济尔哈朗为和硕郑亲王，多尔袞为和硕睿亲王，多铎为和硕豫亲王，豪格为和硕肃亲王，岳托为和硕成亲王，阿济格为多罗武英郡王，杜度为多罗安平贝勒，阿巴泰为多罗饶余贝勒；诸蒙古贝勒巴达礼为和硕土谢图亲王，

吴克善为和硕卓礼克图亲王，固伦额附额哲为和硕亲王，布塔齐为多罗札萨克图郡王，满朱习礼为多罗巴图鲁郡王，衮出斯巴图鲁为多罗达尔汉郡王，孙杜稜为多罗杜稜郡王，固伦额附班第为多罗郡王，孔果尔为冰图王，东为多罗达尔汉戴青，俄木布为多罗达尔汉卓礼克图，古鲁思辖布为多罗杜稜，单把为达尔汉，耿格尔为多罗贝勒，孔有德为恭顺王，耿仲明为怀顺王，尚可喜为智顺王。辛丑，朝鲜使臣置我书于通远堡，不以归。札福尼征瓦尔喀师还。

五月丙午，以希福为内弘文院大学士，范文程、鲍承先俱为内秘书院大学士，刚林为内国史院大学士。壬子，贝勒萨哈廉卒，辍朝三日。癸丑，始鹿樱桃于太庙。丁巳，设都察院，谕曰：“朕或奢侈无度，误诛功臣；或畋猎逸乐，不理政事；或弃忠任奸，黜陟未当；尔其直陈无隐。诸贝勒或废职业，黷货偷安，尔其指参。六部或断事偏谬，番赈淹迟，尔其察奏。明国陋习，此衙门亦贿赂之府也，宜相防检。挟仇劾人，例当加罪。余所言是，即行；所言非，不问。”壬戌，追封萨哈廉为和硕颖亲王。己巳，以张存仁为都察院承政，祖泽洪为吏部承政，韩大勋为户部承政，姜新为礼部承政，祖泽润为兵部承政，李云为刑部承政，裴国珍为工部承政。都统伊尔登罢。以图尔格为镶白旗都统。庚午，武英郡王阿济格、饶余贝勒阿巴泰、公扬古利等率师征明。上御翔凤阁面授方略，且诫谕之。癸酉，师行。

六月甲戌朔，授蒙古降人布尔噶都等世职有差。己卯，命豫亲王多铎管礼部事，肃亲王豪格管户部事。甲申，封萨哈廉子阿达礼为多罗郡王。丙戌，以国舅阿什达尔汉为都察院承政，尼堪为蒙古承政。

秋七月己未，檄外藩蒙古兵征明。辛酉，阿济格等会师出延庆州，俘人畜一万五千有奇。

八月丁丑，遣官祭孔子。辛巳，成亲王岳托、肃亲王豪格以罪降多罗贝勒。癸未，睿亲王多尔袞，豫亲王多铎，贝勒岳托、豪格举师征明。

九月戊申，明兵入碱场，命吴善、李思哈率兵御之。己酉，阿济格等奏我军经保定至安州，克十二城，五十六战皆捷，生擒总兵巢丕昌等人畜十八万。庚申，伊勒慎等追明兵至娘娘宫渡口，见敌船甚众，不敢进，奏闻。命宜荪往援，复遣杜度率师助之。辛酉，蒙古达赖、拜贺、拜音代等自塔山来降。己巳，阿济格等师还。

冬十月癸酉，多尔袞等师还。丁亥，遣大学士希福等往察哈尔、喀尔喀、科尔沁诸部稽户口，编佐领，谳庶狱，颁法律，禁奸盗。戊戌，朝鲜国王李倧以书来。却之。

十一月戊申，复命岳托管兵部事，豪格管户部事。己酉，卫寨桑等自蒙古喀尔喀部还，偕其使卫征喇嘛等来贡。辛亥，征兵外藩。癸丑，谕曰：“朕读史，知金世宗真贤君也。当熙宗及完颜亮时，尽废太祖、太宗旧制，盘乐无度。世宗即位，恐子孙效法汉人，谕以无忘祖法，练习骑射。后世一不遵守，以訖于亡。我国娴骑射，以战则克，以攻则取。往者巴克什达海等屡勤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。朕惟宽衣博兜，必废骑射，当朕之身，岂有变更。恐后世子孙忘之，废骑射而效汉人，滋足虑焉。尔等谨识之。”乙卯，《太祖实录》成。乙丑冬至，大祀天于园丘。以将征朝鲜告祭天地、太庙。己巳，颁军令，传檄朝鲜。

十二月辛未朔，外藩蒙古诸王贝勒率兵会于盛京。郑亲王济尔哈朗留守，武英郡王阿济格驻牛庄备边，饶余贝勒阿巴泰驻噶海城收集边民防敌。壬申，上率礼亲王代善等征朝鲜，大军次沙河堡，睿亲王多尔袞，贝勒豪格分兵自宽甸入长山口。癸酉，遣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为商贾装，潜往围朝鲜国都，多铎及贝子硕托、尼堪以兵千人继之，郡王满朱习礼、布塔齐引兵来会。己卯，贝勒岳托、公扬古利以兵三千助多铎军。上率大军距镇江三十里为营，令安平贝勒杜度、恭顺王孔有德等护辎重居后。庚辰，渡镇江至义州。壬午，上至郭山城。其定州游击来援，度不敌，自刎死。郭山降。癸未，至定州。定州亦降。乙酉，至安州，以书谕朝鲜守臣劝降。己丑，多铎等进围朝鲜国都。朝鲜国王李倧遁南汉山城。多铎等复围之，并败其诸道援兵。辛卯，瓦尔喀叶辰、麻福塔居朝鲜，闻大军至，以其众来归。丁酉，上至临津江，会天暖冰泮，不可渡，忽骤雨，冰结，大军毕渡。己亥，命都统谭泰等搜剿朝鲜国都，留蒙古兵与俱。上以大军合围南汉城。

二年春正月壬寅，朝鲜全罗道总兵来援，岳托击走之。遣英俄尔岱、马福塔赍敕谕朝鲜阁臣，